

永樂北藏



B941  
21  
:199

永樂北藏

趙樣初題



# 永樂北藏第一九九冊目錄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繢前 (本冊卷第十六至卷第二十一 南藏函號赤二一七) ······ 一  
○佛祖統記 五十四卷 宋志磐撰 (本冊卷第一至卷第二十五 南藏函號城一一昆六) ······ 一七七

六祖下第七  
瑞岩寺一則 瑞山閣二則 玄沙僧跡九  
長慶接七則 保福尼六則 鐘清慈十則  
叢山晏三則 翠岩參一則 太原孚一則  
台州瑞若師方禪師同叢山師尋居丹丘塔  
岩生磐石終日如愚每日喫主人公後應諾  
乃曰惺惺若他後更受人誣後有僧參玄  
法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曰有均言句示  
徒僧參前詰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苦奇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赤二

增錄四古闍教真鑑公持淨戒重於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

瑞岩參一則

玄沙備財十九

長慶接七則

保福嚴六則

饒清愁十則

翠岩參一則  
未上

太原孚一則

台州瑞岩師參禪師嗣嚴兩師尋居丹丘瑞

岩坐磐石終日如愚每日喫主人公復應諾  
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參玄  
汝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嚴沙曰有何言句示  
徒僧舉前話沙曰一等是弄精魄也甚奇惟

乃曰何不且在彼住曰已遷化也沙曰而今  
還喚得應麼僧無對頌曰一生長喚主人

公不受人設迦不同今日惺惺何處去滿山

松柏起悲風

佛因

彎彎新月聚三星誰信

心王本自寧可笑瑞嚴方丈老夜深呼喚強

惺惺

祖印瑞嚴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

惺惺

瑞嚴

方丈老夜深呼喚強

霈咬大蟲徑山果一主人公死一主人公活

若解

弄精魄兩頭皆透脫

鼓山珠

自呼自應

已惺惺不受欺謾理不輕池內白蓮香未已

詹前

山色四時青

白揚順

瑞嚴常喚主人公

突兀湧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底笙歌一

曲畫樓中天衣

不施棒喝喚主人公鵠王

擇乳鴨類不同高麗泉水洗水弓金博金瑞  
巖撤底老婆心自勢鋒去沽村酒却著衫來  
作主人無量毒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泛前  
認識神無量刻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無門關磬陀漠漠敲蒼苔終日加趺兩鬢摧  
縱使不曾呼喚著何嘗設得阿師來

天目祖

風前一曲動離情調古無人和得成自唱自  
斟還自飲至今猶自不惺惺福州山福州羅山  
道閑禪師嗣嚴頭閩王請開堂師陞座方収  
歎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手  
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將謂是箇俗漢  
頃曰羅山忍後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

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洞山碧  
紛紛雪影耀閻禾閻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  
風吹大地更無一點在階前白雲端須彌座  
上歇伽梨海口潮音闡大機世主大極能藻  
鑒靈山嘉會愈增輝跋山如一道直如弦千  
古應無對縱有嚙鏃機關體成粉碎拓空雖  
赤二瑞世優曇見最難異香浮動晚風寒自非母  
主垂青眼却作閑花野草看寶葉涼羅山初  
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夜  
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  
去師不契後謁巖頭理前問頭喝曰是誰起  
滅師於此大悟頌曰研斷老葛藤打破孤

狸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喟咄起滅  
紛紛是何物天童覺是誰起滅就案打刦擊  
殺烏龜救得跋鼈六岩輝起滅不停誰解  
看當機一拶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路蕩蕩  
無拘自往還無準菴冷水點沸湯舌頭不出  
口可惜老巖頭慈悲成過咎石田薰羅山在

禾山遊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  
一攏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  
後有僧舉似蹠山山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  
三寅頌曰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冬  
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熙  
堂一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

芳草碧連天鼓山珪出門握手話分勢古道  
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劔者區區空記刻  
舟時徑山呆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  
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是否頭曰是又問  
和尚豈不是承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曰是  
師曰不肯德山即且置只如洞山有什麼虧

赤二

三

欠處頭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師便禮  
拜頌曰一箇錢額銅頭一人三頭六臂二  
俱借人鼻孔却與洞山出氣南岩勝不肯宗  
師蒲大唐羅山礼拜錯商量洞山無佛人難  
措慚愧岩頭口放光正菴頌羅山因無軒上  
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

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為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逐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在大師頃曰 格

外談驚人句懵懂禪和徒指注酌然好箇佛無光言下迷宗空自忙賴有知音招慶在說訛一夏為雌黃雌黃出暗寫愁腸寄知識佛性泰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嗣雪峯示眾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龍痘瘡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鏡豎拂他眼且

不見其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痘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是不是有僧持此語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僧退後曰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龍門曰還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走患痘其僧於此有省頌曰 盲龍痘瘡杳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辨正色師曠豈識玄綠爭如獨坐虛牕下葉落花開自有時復云還會麼無孔鐵鎗雪賓頭退後近前秉對辯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驚地

撼庭前還見落花千萬片白雲端雲門老子  
手親眼親因風吹火不費精神盲者便視聾  
者便聞雖然無語掛在口唇三種病人一種  
法門佛祖赤二聰盲聾瘡症接不得玄沙枉費閒  
心力扁鵲盧醫拱手歸三人俱是膏肓疾鼓  
山珪玄沙三種病人語邊出雲門六不収莫  
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已返爲讌徑山果權  
生聰聰瘡瘡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錢  
如泥碎透金纏動失玄沙汾陽昭欲知三種  
人應用理常新未有纖毫法能爲中外塵永  
明壽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頓銷爍花簇簇  
處鶴鳩啼草薰薰時鴛鴦飛玄沙老玄沙老

賴遇當年欠一著諦當之言徒唯然中間樹  
子半零落翠巖真玄沙三種接人諸人口耳  
現在不要開眼屎床特地移山塞海花裏幽  
禽語不休風光消地誰人買塗毒藥玄沙三  
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巖老子却采  
樹上懸身龍門造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  
人同一屋堪笑雲門老古錐河裏失錢河裏  
撓或垂體盲聰聰瘡瘡不相干莫被玄沙恣熟  
謾一句與君重剖露老君頭戴楮皮冠晦室  
明聰盲瘡瘡捉敗了也更問如何聰盲瘡瘡  
月林觀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  
耳聰口瘡眼晴瞎五濁衆生數以麻橫川洪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  
汝頌曰 拜我得禮你自笑沒道理豈獨玄  
沙翁天下人不是覺海元因我得禮你扶倒  
又扶起要行即便行要止即便止寶峯明夫  
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  
流傳往山果利刀自斬命根不要依草附木

赤二

五

若有一法與人永入拔舌地獄鼓山珪因我  
得禮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觜對  
觜高菴悟因我得禮你嵐崙卧潭底雖然浪  
拍天身上無滴水雪宣因我得禮你分明  
好慚愧玄沙不是癡咄開眼休瞌睡曉宣一  
說你說我轉見詰隨大地衆生元無一箇

牛遊老鬼咬生鱗十分滋味別貓兒左右看  
嚥唾也不徹正堂辨因我得札你窮源須到底  
九九八十一閻羅王是鬼已菴頤因我得  
禮你事從叮囑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  
天目禮曰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  
人錯認自家底蒙鑿曉玄沙一日普請往海

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潊虎歸  
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  
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  
陰界東禪師曰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  
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雪竇云要與人  
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頌曰 前虎後虎急

須看眾凜烈威風生綈爪距今古樵人不回  
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  
路佛慈猛虎當途獨振威爪上真箇利如  
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収來良可悲保寧  
勇宗師方便大慈悲是汝之言寔古雖萬里  
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嚇愚癡龍門遠欲識  
玄沙虎覲面是誰覩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  
祖禾山方丈沙見虎是汝多少人明自己色  
聲逼滿太虛有底纖毫依倚宋明老玄沙太  
饒舌覲面明明重漏泄衲僧於此便承當驗  
來未免眼中屑屑屑誰甄別火發新羅燒脚  
熱每印山中有虎人世上有虎常磨笑裏

刀利牙爪可怖寄語花狸奴莫教渠上樹慈  
受深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冤苦冤  
苦月堂昌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  
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曾峰曰  
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於師師曰  
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頌曰赤二故遣馳書通  
遠信不干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語蹉  
過分理更封汾陽昭玄沙封白紙雪老却  
同風嗟過人難會古曲調不同真如詩玄沙  
封白紙雪老把火披元來不識字白日走須  
彌雲蓋智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  
書千里同風多錯會一條拄杖西人扶慈安

深踏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下  
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為誰宣佛心才白紙  
三張通信去展閱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  
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佛性參三番白紙問  
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用麁盤  
蛇口內打鞦韆丹霞浮白紙連封寄雪峯雪

烏飛出海門東風從虎芳雲從龍野雲南千  
里同風見不差僧持此語報玄沙不知蹉過  
如何也莫是玄沙蹉過他橫川珙玄沙因雪  
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  
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頌曰暮然  
趙倒便知休百粵青山更不游從此七閩江

示二

峯由是喜同風中間蹉過無人識齊後江城  
打暮鍾佛陀遙白紙馳來上雪峯雪峯千里  
却同風玄沙蹉過人難會熨斗煎茶铫不同  
真淨文鷄鳩夜夜連聲叶月下同人不忍聞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文殊道  
三張白紙千里同風宗師蹉過衲子迷踪金

上月至今空照釣漁舟佛國白釣魚船上謝  
三郎趙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客伶  
俜旅泊向他邦本覺一未離閨底已還家纔  
許飛禽又眼花堪笑曾郎更心毒烏藤輕放  
老玄沙遜菴演玄沙南游莆田縣排百戲迎  
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

麼趣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  
更好笑頃曰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魚龍未  
知水爲命折筋不妨聊一攬玄沙師小塘老  
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潛縮也老龜巢蓮游戲  
也華鱗弄藻天童覺今日靜懶懶昨日鬧啾  
啾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北磾僧人前提  
起袈裟角堪笑無端露醜惡二老風流出當  
家未明向上那一著無際玄沙問鏡清教  
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  
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  
麼師曰浙中清水白米造汝契佛法未會在

頃曰雪老門高兒女盛又能情重貴天倫  
把家幹蠱雖相似也有貧盜落草人虛堂恩  
密繼深設穿利刃疾交鋒汗馬無人識重論  
蓋代功東叟額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繫  
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谿水聲否曰  
聞師曰是汝入趣頃曰從這裏入頭上脚下  
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氣急風淅淅  
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佛慧泉一  
滴偃溪水四海少人間直饒玄會得也是弄  
精魄法雲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  
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自閒嬉白  
雲端風飄碎五千峯雪雨滴岩花萬國春堪

聽偃溪流水意潺潺終日不聞聞

畢漢南投

老玄沙付鏡清返間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

滄浪在誰肯臨流便濯纓

吳古佛滔滔無問

說只為太親切有誰曾共聞山河齊漏泄

楚安方玄沙指示太深深引線須憑一寸針聞

與不聞門外語勸君休向偃溪尋

文殊道乾

示二  
坤獨立從這裏入風吹不著雨打不濕月井

八

觀一泓寒泉下翠微玄沙拈出為真機鏡清

雖向聞中入流水何曾洗是非

錢山仁玄沙

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  
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  
信汝頌曰

紫燕飛來繞畫梁深談實相響

浪浪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本

覽一薄宦奔南北長憐客路塵蒙蒙烟雨裏

深憶故園春延壽慧綏浩交馳千聖不共教

得眉毛失却鼻孔空更印

玄沙因僧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雲門云沒量

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你也隨分得  
飯喫頌曰

是你自己莫相鈍置衲子兩兩

三三祇道早眠晏起大中隆玄沙驢前雲門

馬後更問

如何今取狗口雪葦瑾玄沙因僧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膾滴滴地頌曰

滴滴通身是爛膾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

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天衣懷膾滴漓  
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  
化一葉漁舟泛渺茫揚無為清淨法身無可  
比病後依前滴滴膾燕鴻呌斲秋光老落葉  
飄來一樣紅微苦扭滴滴通身是爛膾更無  
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者未免風吹別

調中高峯妙玄沙因僧侍次以柱杖指面前  
地上一點白問曰還見麼曰見師如是三問  
其僧三云兄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為什麼道  
不會頃曰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荆棘  
林方知無背面一點從叢徹古今黑白未分  
何處辨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

曰我是謝三郎頌曰本是釣魚船上客偶  
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  
宿蘆花雪寶願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流沙  
少室傳昨夜鴈回雙嶺後謝家人立月明前  
提子青閨山滄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  
忽爾踏翻深猛省大家收拾去來休草堂清

抄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  
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印明蕭蕭蘆  
葦映江流獨棹孤蓬漾小舟細雨斜風渾不  
顧一心只在釣竿頭笑翁堪玄沙示衆曰若  
論此事喻一片田地四止界分結契賣與諸  
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頌曰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屠兒成  
佛二祖大師償債<sub>鼓山珪</sub>祖父田園都賣了  
四邊界至不曾留柰何由有中心樹惱亂春  
風卒未休<sub>徑山果</sub>祖父田園俱屬我中間樹  
子豈由他連枝帶葉和根拔要見兒孫意氣  
豪傑卷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禪流覺未關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真話不賒亡者面  
前親證驗更無偏黨絕周遮叢林浩浩爭唇  
吻恰似虛空捉幻花<sub>汾陽曉</sub>天衣懷云亡僧  
面前即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箇甚麼頃  
曰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為逢自  
從打破雲南國直至如今塞北通本覺一玄  
豪傑卷二沙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  
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  
頂後相頌曰嶺中奇特是玄沙垂語諸方  
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頌曰神光頂後照  
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意霜  
天夜半髑髏寒本覺一玄沙嘗訪三斗菴主  
纔相見主曰莫恠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

人盡有爲什麼菴主無曰且坐喫茶師曰菴  
主元來有在頃口傍菴來往路相通步步  
相隨踏去蹤山遠年深人不到一溪流水質  
赤松子菴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曰  
人人出者箇不得師曰情知你向驢眸馬腹  
裏作活計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者  
箇不得曰和尚恁麼道得某甲爲什麼道不  
淨師曰我得汝不得頃曰作者好求無病藥  
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生鼻孔遭  
人白拈却本覺一玄沙見三人新到烏打普  
請鼓三下郤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  
普請鼓三下郤入僧堂久住米白雲新到輕

欺和尚師曰打鍾集衆勘過大眾集新到不  
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出僧堂郤於侍者  
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  
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曰我  
與你勘了也最菴印云可惜放過這僧乃頌  
曰  
赤二  
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

不相投

明

共

到

咸陽

嚴號

令

按

條

章

明

四

海

清

如

鏡

更

於

何

處

覓

邊

疆

土

福州長慶慈接禪師嗣雪峯與保福遊山福  
間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遮箇便是也無師  
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  
麼道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體

骸徧野白骨連山頌曰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別處游汾陽始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髑髏著地幾人知至寧國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鼈草堂携

白浪深除却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寶華源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頤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頌曰頤力山高豈是謗藏身露影數如麻若非保福親見誰信稊公更撒沙寶華源長慶曰總似今日老胡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頌曰天高鳴鴈侵雲舉地肅蛩入草鳴渾是一秋風景裏客愁幾逐異鄉情東叟頤長殿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頌作家不孤來問這些知時及節因行事可作惜茲人返嘆嗟娘若是即是芳可惜許擬口暮路相逢交臂過眉毛趯起莫蹉跎平生參學明何事悟了寧消一刹那本覺一長變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挑箋覆默堂定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